

敢说『不』的日本

——处理新日美关系的计策

〔日〕盛田昭夫 石原慎太郎 合著

新华出版社

石原：

现代日本人的意识 需要改革

变得头重脚轻了的日本人

经济报告阁僚会议每月都开一次。我很难做到早早起床，阁僚会议之前就要早起床。在国会开会期间，阁僚会议九点开始，如果再提前到八点开，我就很狼狈。我睡眠惺忪，揉着眼睛去开会，听经济企划厅的局长和日本银行的总裁做报告。每个月每个月都是几乎一模一样的报告，多半大臣都睡觉。我对官房长官说，在行政改革的时代，这种会议不开如何？他回答说，我也并非不这么想，可是，还有党的干部在场，他们只出席这个会，所以不能让他们丢面子。

于是，每个月每个月都重复着做同样的报告。

经企厅的局长报告说，本月也和上月一样，国际收支的盈余幅度顺利地缩小了。换言之，他是说：生意不兴旺，这样很好。他一这么报告，阁僚们便点头称是，在报告上画红线。

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便问坐在我边上的好朋友自治大臣梶山：阿梶，这是怎么回事？生意不兴旺，很好，大家都赞成，画红线，可是，这样的国家不是会长不了吗？我这么一说，他说了一句似懂非懂的话：说说罢了，说的意思已经变了啊！换句话说，他大概是说价值的观点改变了。

前川报告认为，日本的大幅度贸易盈余是一种危机状况，强调了日本经济产业转变性质的必要性。这个报告究竟是不是很妥当的神谕则又当别论；的确，重厚长大型的产业越来越后退，而被称为轻薄短小的知识集约型产业正在抬头。在人来说，说某某是位重厚长大的人，那是句夸奖的话，而说某某短小轻薄，那简直就是在骂人了。这是个表述问题；总之今后不变成这样的经济、产业结构就不行了。

那么，这样究竟好不好呢？可以放心吗？人将不弄脏手，也不流汗，不用自己的双手制造东西。想出诀窍也仍然是使用头脑的一种工作，是崇高的工作。可是，如果整个国家变得头重脚轻了，那么，在历史上，还找不到一个先例，表明这样的国家社会兴旺发达过。在某个意义上，或许日本人现在正被迫进行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试验。可是，虽说是被挑选出来的民族，难道可以对现在这样发展下去的情况视而不见吗？

我望着日本人最近的动向，充分地发挥想象力，就觉得日本人变得非常象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出来的ET(外星人)或宇宙人了。眼睛、鼻子倒还清清楚楚，可是，头特别大，手和脚却异常地瘦细，活象一个妖怪。我觉得，人要是这么进化下去，到最后，地球上将出现这样的怪物，而最先变成这种怪物的，可能就是日本人。

因此，日本人如果变成了这样，那么，日本在汉城奥运会上夺得好多块金牌的事情就不可能做到。这个先不去说它，日本人也许会作为非常吃香先进的民族而具有新的品质。可是，我觉得，在奥运会上夺得许多块金牌，自己的子弟挥汗劳动，国家靠这样支撑下去，倒来得自然而又妥当。

掌握了军事力量的心脏部分 的日本的尖端技术

在盛田这样一位驱使日本的先进技术生产优秀的产品的公司领导人面前，真有点班门弄斧。苏联领导人也好，美国领导人也好，他们相互靠拢，下了缔结限制中程核武器协议的决心。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但是，美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他们绝对没有从人道主义的观点出发，注意到了核武器的危险性以及核武器是没有意义的。

也许有人认为，正因为两国有了非常坚定的人

的觉悟，所以才把限制中程核武器谈判谈成功了。但是，我认为它们达成妥协的原因在别的地方。

无论是中程弹道导弹，还是洲际弹道导弹，保证它们作为武器的精确程度的，唯有小型而又非常精密的电子计算机。大家知道，如今多核弹头化了的洲际导弹，称为多弹头分导导弹，这种导弹一发觉迎击导弹接近自己，弹头就分成八颗九颗。在九颗弹头中，有几颗是诱饵弹头，巧妙地诱导迎击导弹，起着最后被击落的作用。

其他的弹头，有的失速，有的翻跟斗，有的坠落，有的横飞，各各描绘出复杂的轨迹，而到最后，它们都击中目标，经度纬度几乎一秒都不差，这些目标是侦察卫星早已正确地捕捉到的。苏联的洲际导弹，它要击中的目标，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范登堡基地存贮报复用洲际导弹的导弹库的正上方……。

导弹库修筑在地下五六十米深的地方，上部建有厚厚的强化水泥保护层，那是一个坚固的要塞，只要它的正上方不受到攻击，那么，即使是氢弹，也不能破坏它。即便是地震，导弹库受到震动，而机械本身也不会出毛病。只是，一旦正上方遭到轰击，就会遭殃。

按苏联现在的技术，导弹落地的误差为60米，美国是15米。美国正在拚命地要把这15米的误差减

少为零。越是采取进攻态势，就越是要有复杂的飞行轨道，这样才能保证精确程度。而保证导弹的精确程度的东西，唯有工人工头。第四代电子计算机已经问世，接着就是研制第五代，支撑它们的关键是几个百万比特的半导体，而不是100万比特的半导体。这种半导体的制造技术诀窍，美国人也许已经开发出来。但是，说到在许多机器其中包括武器在内的机械装置上多方面地实际使用，现在还只能由生产管理明显先进的日本来提供这种半导体。

总而言之，不使用日本的半导体，精确程度就得不到保证。不论它们继续扩军到什么地步，只要日本表示要停止出售芯片，它们就不能达到目的。

假设日本表示要把半导体卖给苏联而不卖给美国，仅仅这么做，大概就会使军事力量的平衡完全改变状况。有些美国人已经说了，如果日本考虑做这种事情，那么，美国就要占领日本。的确已经变成了这样的时代。我认为，技术越是进步，美国人也好，俄国人也好，就越是在精确程度这一点上不能不依赖日本人的主动行动。我想，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们大概会觉得太无聊，而停止那么做吧。

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的工作小组，最近发表了一份重要的有关电子学的秘密报告。一看就会清楚地了解到，美国对日本怀有强烈的危机感。

报告中写到，如果象现在这样任凭日本做下去，美国就会被日本牵着鼻子走，实在不象话。这个工作小组对于美国欠缺的部分、日本居优势的部分，逐一进行了调查，是一份正确的报告。这份报告，现在仅仅呈送总统等一部分人阅读，如果被许多美国人看到，大概会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吧。那边的专家在以日本的半导体为中心的尖端技术方面，已经怀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了。

——美国的军事力量一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技术方面的优势。尤其是电子机器是最有效的技术。并且，半导体是电子机器中确保优势的“关键、心脏部分”，有竞争力的大批量生产是半导体中占优势的关键。

大批量生产依赖于市场，这就是说，美国是没有使用半导体的电饭锅、电灶等多种多样市场的。在日本，正是一贯满足多种多样市场的需求，不断地生产出商品。结果，情况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报告继续写道：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正在时时刻刻失去与商用大批量生产有关的优势。半导体技术的优势同制造技术的优势有着密切的关系，连这个也正在不断地转移到外国。美国的国防不久就将依靠海外供给最新技术。工作小组的意见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绝对难以接受的事实——

报告指出的“海外供给”源，就是日本。而且，他们大概还抱有这样的担心吧：

——更成问题的是，由于电子机器体系向海外转移，苏联就容易通过流通渠道弄到手——

这就是说，他们抱有危机感：保持军事力量的优势所绝对需要的半导体技术，也许会从日本流到苏联去。我觉得，美国之所以歇斯底里达到了异常的程度，就是因为，购成这种军事力量的关键部分的技术在别国手里，而且不是在欧洲手里，而是在亚洲的日本手里。

在巴黎统筹委员会挨了整的东芝公司等，是美国之所以那么歇斯底里的原因。即使纯粹从法律的观点来看，那种指责在时间上也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用于计算机的心脏部位的100万比特的半导体，也就是在面积小得只有小指甲的 $\frac{1}{3}$ 那么大的硅基上印有100万条线路的半导体，只有日本一国能够生产。100万比特的半导体的市场，几乎100%为日本所获得。

虽然美国也握有足以生产这种半导体的技术诀窍，但是，它没有实际制造时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工人也没有。并且不能进行这种半导体的生产管理。因为开发和制造没有结合为一体，所以，技术诀窍也就成了无用武之地的“宝贝”。

美国在东南亚建设工厂，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低工资，现在生产着二五六芯片（100万比特的1/4），但是，仍然没有赶上日本。目前，美国比日本落后五年多，并且，这个差距越拉越大。这种尖端技术，也还存在于不使用优秀的电子计算机就无法进行的基础研究之中。要开发新一代优秀的电子计算机，仍然离不开老一代优秀的电子计算机，因此，构成了所谓技术的循环。这就是说，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机制：技术差距一旦拉开，只会越拉越大，要赶上去是相当困难的。

在当今的世界上，这种电子计算机将位居包括军事力量在内的国家实力的中枢部位。因此，美国越来越感到焦急了。举例说，当进行用什么最新材料制造可以有2马赫速度的飞机的模拟实验时，如果由普通的电子计算机做，要花40年左右时间，可是，由新式电子计算机进行，大概有一年左右就能够得出答案。日本现在差不多完全占有了这种电子计算机的心脏部分所需要的100万比特半导体的市场。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已经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需要改革以高技术为背景的 日本人的意识

世界已经变得狭小起来。社会越安定，中国也好，西伯利亚也好，也就越是成为开发的对象。这

时需要市场参与，还有最可能成功的线性发动机技术。现在进行着最先进的开发工作的，是日本和西德。其实，日本的技术比西德更优秀，在理论上已经开发了远远超过西德的技术。西德已经放弃了超导，而日本却全部克服了德国曾经想定的三个技术障碍。

西德的磁悬浮新式列车只浮起8厘米，而日本的超导线性发动机牵引列车浮起了10厘米，行驶时象飞一样，达到了500公里的时速。这样的技术，美国没有，苏联没有，任何国家都没有。只有日本和西德才掌握。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如果经济界人士和政治家都把力量联合起来，很好地运用技术，那么，说不定我们也许能够进行出乎意料的新民族的实验。究竟能不能达到目的？我想，正确地在今后进行大大小小无数个选择，就可能争取到。关键是政治领导人的判断力。

有一个叫做自由社会研究会的机构，是盛田主持的。它成立于十几年以前。这个机构也是今后的政治家、今后的经济界人士的一个聚会之地，我虽然年纪最轻，也参加了这个会。盛田和基辛格关系非常亲密，他每年都来一两次，互相交换看法。

最近，基辛格作了这样的预言：弄得不好，日本也许会成为军事超级大国。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决不是说，日本会采取这样一种愚蠢的做法，就是

今后要拥有洲际导弹，要重新拥有大和战舰。换句话说，这句话反映了一种恐惧的心理，即：美国、苏联不论如何开发宇宙，积累宇宙武器，但是，掌握着可以控制这些东西的军事主动权的，其实也许就是拥有这种技术的日本。这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在国际政治中玩牌的技巧及其胆量。而在这之前，先要看一看日本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政治家，他们正确地历史地认识了日本如今已经变成什么样子的的事实。

我们日本人，某个时候要果断地进行选择，某个时候则要冷静地进行选择，如此反复进行种种选择，弄好了，也许会前所未有地成熟起来，创造出崭新的文化，这种文化的骨骼便是日本人开发的高水平的技术。并且，事到如今，不这样做也不可以了。但是，在这么做之前，我们今后必须进行种种大改革。税制改革便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毅然决然地进行种种改革，那么，由于战后的残渣遗留太多，日本人的意识本身将很难得到改革。但是，我认为，虽然慢慢吞吞，日本人的意识当然也正在进行着改革。

苏联通过批判斯大林主义实行了意识改革。中国也经过文化大革命实践了意识改革。美国也通过越南战争的痛苦体验完成了一种意识改革。唯独日

本没有这种意识改革的必要，从战后到今天，年复一年，依然故我。并非要进行伴随着剧烈的不幸的意识改革。我们今后必须顺利地进行一场以我们自己开发的技术为背景的新意识改革。我认为，只有进行了这场意识改革，我们今后的社会才会真正地成熟起来。

盛田：

目光短浅的美国 将衰退

忘却生产制造的美国

石原指出的意义深刻之处在于指出了产品的生产是何等的重要。

我由于工作关系，最近在欧洲、美国做过演讲，也参加过国际会议的讨论。我感到最为忧虑的是，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渐渐忘记了生产。

就美国来讲，象什么金钱游戏或者合并、收买等等，通过货币左右移动来获得巨利。目前美元同日元的汇率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已进入了一美元比120日元的时代。当今计算机、卫星、电话已把世界联成一片，所以，只要把钱从右边移到左边，换换地方，转瞬之间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去年夏天，日本的汇兑商人，那些从事通货买卖的专家大约3000人汇集在一起，就今后的金融动向、财政情况开了一次讨论会。因为我一贯讲汇兑浮动制是很不好的，所以应邀在3000位行家面前发了言。当时我的处境是，在股票商面前主张股票价格

不宜波动，所以必须鼓足勇气阐述自己的主张和观点。

为什么呢？无论银行扩大多少、股票商增加多少，为什么要钱，最根本的也还是因为有生产产品的产业，所以才需要货币。美国近来也是商业繁荣，说是要逐渐脱离工业社会，可是，倘若不进行生产会怎样呢？现在美国的状况的确到了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了。美国现在是连自己使用的东西都不生产。

有一位美国朋友经常对我说日本很不公正，不象话。这位朋友在郊外有避暑的住所，去年夏天，他约我一起去打高尔夫球。

我驱车从我的公寓去高尔夫球俱乐部。站在球座位置的场地上，我取出麦克莱格牌球棒。我的朋友不慌不忙取出的球棒是约内克斯牌的。我责问他，为什么一面讲不买日本的东西，另一面却使用这种球棒。他说用这种球棒球飞得好。因为球飞得好，所以用用也没什么啊！俩人开始打球。

打完高尔夫球，他问我去不去他家看看，我就去拜访了。趁他夫人做晚饭的时候，他请我参观他的住所，于是我围着他的住所看了一遍。一进车库，他便对我说：这里在纽约的北边，一到冬天就下雪。这一带积雪很深，下雪了我就骑这东西去玩。他高兴地指给我看的是川崎公司生产的机动雪橇，

一旁放着汽艇。他告诉我，夏季，附近有湖，一家乘它去游玩。汽艇边上还放着一辆别的牌子的日本造小型四轮驱动汽车。

摆在那里的净是些日本货。晚饭做好了，我们返回屋中。屋里既有索尼的电视，也有立体声音响，摆着的全都是日本货。

我说，你说你因为日本不买美国的东西而生气，但是，连你自己使用的也全是日本货，你拿什么美国货让我们买呢？

现在的美国自己不制造东西，只靠把钱左右移动来轻松地牟利。

只看到10分钟以后的美国 和看到10年后的日本

前不久我在芝加哥以《10分钟比10年》为题做了一次讲演，那是为了努力启发人们思考10年后我们需要什么的问题。但是，去美国的那些金融商那里的时候，我问：“您是看到多久以后再动钱的？是一周以后吗？”回答是“不行，不行，10分钟”。10分钟以后会如何，也是用计算机去挪动钱。美国是在10分钟基础上思考问题的。我说，我以10年为思考基数，你们只以10分钟，这样下去逐渐会不行的呀！

因此，最近彼得·德拉克撰文说，美国只靠数

字而无实态，不能只搞仅仅把钱动来动去的象征经济，如不转变为现实经济，不回到在生产的基础上移动钱上去，会倒霉的。

美国感到麻烦的是，美国的股东是指机关投资家，他们持有大量的股票。在这些机关投资家中，有所谓资金管理人，他们用大量金钱买股票，然后高利卖出。股票价格只要上升百分之几，便能收回巨额金钱而获利。但是，假使经营者经营不善而利润下跌的话，他们就在股票价格下跌之前，一下子卖出全部股票。他们只考虑如何尽早收回资金，高效率地获利。

据说今后美国服务产业会越来越扩展。可是，由于它的服务产业也包括了金融业，所以企业家也是投资家，他们把大量时间用于投资，不象我们日本人那样进行10年以后的开发。

说到所谓经济空洞化，这不只是说服务产业，而是说必须再次回到真正生产产品的产业上去。

美国是军费一减少，研究开发也就会减少。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增加军费就是让企业去进行开发。企业制造（试制）一架战斗机就可以得到资金，所以可以进行不担心利润的开发。因此，随着美国宇航局等军费的减少，开发也会减下来。

自己投资开发的事情，在“10分钟”那样的短视的经济观支配下，谁都不想考虑进行花费时间的

投资。其中，象国际商业机器公司、贝尔电话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杜邦公司等企业，凡是大的公司都有长远考虑，按部就班地开展工作。但是，在美国并非都这样，而是渐渐地移向象征经济。再加上美国的服务产业被称做什么第三次浪潮，一说到生产，就认为信息产业才是今后的产业。让我来说，那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生产。增值，用智慧提高产品价值，这才是真正的事业。美国越来越忘记这一点，这是可怕的。

日本也是，在拼命地搞开发的时候就不会有问题。不过，即使在日本的高技术产业中，如果认为靠金钱游戏获利快的人多起来，也是不得了的。所以，对于投资，必须采取免税措施。

在美国也已有人主张，必须为了促进投资而采取措施，对短期买卖股票的人征收高额税金，对做长期股票买卖的人宁可降低资本收益税率。的确，美国也必须认识到这些措施很重要。

最近，我在美国讲过这样的话：“美国被称做世界头号工业国，但为什么没有工业部呢？”当时坐在我旁边的福特公司董事长科特韦说：“的确，管理我们的是运输部。”美国的运输部只考虑排气量怎么算适量，怎样维持好交通安全，但对汽车工业将来如何发展才好的问题却不予考虑。

在世界的工业国中，只有美国没有工业部，这